

古文觀止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文書局印行

標點詳註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勢頭引一語

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

辭也。

一句駁倒詩人多窮下詳寫詩非能窮人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

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

怨刺以道羈

難

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述古今詩人作意草寫然則非

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推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一語點正引出聖俞

予友梅聖俞

點出

少以

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進五十，猶從辟書，爲人

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

辟書聘書也爲人佐如作幕賓之類○點出遭遇正寫其窮

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

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

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

點出文章爲詩作陪引

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

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

方正點

世既知之矣，而未

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

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

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

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發論，開合照應，盡態極妍。

亦復感概無限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

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

結出作序意

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

次也，輒序而藏之。

結出作序意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

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掇聲端入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

記所集篇數

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言于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故于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惘然不盡。

【評語】「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爲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挫，一往情深。「若使其幸

得用於朝廷」一段，尤突兀爭奇。

【白話】我聽見世上說「做詩的人利達的少，窮困的多。」這話豈置是這樣麼？因爲世上所傳的詩，多出在古

來窮人的說話啊。大凡士人蘊藏着他的學問，却不能夠施行到世上來，多喜歡自己放蕩在山頭水邊，外面看見那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形狀，往往察探他的奇怪，心裏有憂思感憤的鬱積，他便興起在怨刺方面，拿來說羈臣寡婦的所悲歎，卻寫出人所難言的隱情。大約愈加窮困，就愈加工整，這並不是詩的能夠窮人，大約是窮的才能夠工整啊！我的朋友梅聖俞，少時因爲祖上的庇蔭，補了一個官，累次考進士，卻被屈抑在有司方面，窮困在州縣裏，凡是十多年，年紀到了五十，還受人賄書，做人家的幕賓，鬱抑了他所蘊蓄，不能夠奮發見長在事業上。他的家住在宛陵，自幼就習學做詩，從做童子時候出來的詩句，已能驚他的長老。既然長大，學

那六經仁義的論說，他做的文章，簡古雅而又純粹，不肯苟且求合在世上。世上的人只知道他的詩罷了，然而當時不論賢愚，談詩的必定要考求到聖俞，聖俞也自己拿他不得志的意思，喜歡在詩上面發揮出來，所以他平生所做的，在詩的方面更多。世上既已知道他了，卻是沒有人舉荐他到朝廷上的。以前王文康公曾經見

了嘆息道：「二百年來沒有這樣佳作了！」雖然知他很深，也到底不會荐舉啊。如果使他造化得見用在朝廷，做成雅頌，拿來歌詠大宋的功德，獻上清廟裏去，直追商周魯頌的著作，豈不偉大得很麼？怎樣使得他到老不能得志，卻做窮人的詩，就只發揮在蟲魚物類，羈愁感歎的說話上？世人只喜歡他的工整，恰不知道他的窮困長久已經要老了，不也可惜麼？聖俞所做的詩既多，不自己收拾他，他的內姪謝景初怕他多了，容易散失啊，拿他從洛陽到吳興以來所做的詩，排成十卷，我會經喜好聖俞的詩，却愁不能完全得到，遽然間幸喜謝氏的能分類排列啊，就做了一篇序，把他藏起來。過後十五年，聖俞因了疾病，死在京師，我既經痛哭，替他做了墓誌銘，因此又到他家裏，尋得他的遺稿一千多篇，和那舊日所藏，採他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分成十五卷。咳！我對於聖俞詩中，已經論得詳細了，所以不再去說他。

送楊冥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

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

先自記往事提出學琴送楊子意在此

夫琴之爲技小矣。

折順

及其至也，大者爲

宮，細者爲羽。

該商角徵

操絃驟作，忽然變之。

聲以

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

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

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

伯奇尹吉甫

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無罪投河死屈原楚懷王臣被放作離騷借影形容運作三四疊乃轉歐得意之筆

喜怒哀樂，動人必深。

二句篇下轉筆

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

必如此寫方不是琵琶

琵琶與

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

者焉。此篇至極盡

予友楊君子入揚

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劍浦，區

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

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

三句總攝幽憂意情至而語深

然欲平其

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

請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在此也止借琴以釋其幽憂耳

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

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冷然

【評語】送友字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正欲爲楊子解其鬱

鬱耳。文能移情，此爲得之。

【白話】我曾經有憂鬱的病症，退回來閒住，不能夠治好啊。後來學琴在友人孫道滋那裏，受那宮商的聲音和

幾隻歌曲，多時下來，很快樂，他不覺得病症的在身了。想那琴的技藝也算小的了，論到了極點，大的是宮音，細

的是羽音，按着絃索驟然彈起來，忽然的聲音隨情變，聲音急的悽慘的樣兒，很急促緩的舒暢的樣兒，很和平像

那山崩石裂，高山上瀉出泉水和風雨的夜裏到啊，像那怨夫寡婦的歎息和雌雄兩聲雍雍和睦的互相叫啊。

他的憂深思遠，便是舜和文王孔子的遺音啊。悲感憂愁，感慨憤激，便是伯奇孤子屈原忠臣的所歎息啊。喜怒哀

樂樂的情節，感動人心，必定深刻，却是純古淡泊，和那堯舜三代的說話，孔子的文章，易經的憂慮，患難詩經的

怨恨諷刺，沒有什麼兩樣。凡是能夠聽他在耳裏，應他在手上，取他和平的聲音，發散他的湮滯鬱悶，舒寫他的

幽隱思想，那末在感人的方面，也有極至的道理呢。我的朋友楊君，喜好求學，能做文章，屢次因致進士不得志

及到靠上人的蔭籍，做官到劍浦去，小小的地方，在東南幾千里外面，這是他心裏當然有不平的意思，并且他

年輕時候，又多疾病，恰是南方少名醫良藥，風俗飲食總不大相宜，拿多病的身體，有不平的心意，住在不相宜

的地方，這能夠悶悶不樂的支持長久麼？然而要平他的心，來養他的病，對於琴上面却也可以得些益處哩。所

以我做篇琴說，來送他的行，並且邀了道滋酌一杯酒，進一曲琴，拿來作離別的紀念。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

以知之矣。莊宗姓朱，名存勗，先世唐昭宗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世言晉王之將終也，至存勗滅梁自立，號後唐。先作總挈盛衰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

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朱溫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竟移唐祚。燕王，吾所

立；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契丹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

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收而

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詳曰：請其矢，盛平以錦囊負而前驅，

及凱旋而納之。凱軍勝之樂。以上敘事。方其係燕父子之組，守光之父，仁恭，周德威伐燕，守光曰：「候晉王至，聽命。」至而擒之。函梁君臣

之首，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

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一段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

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一段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復作肅神宕出，正意應徹人事。書曰：「滿招

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引書作斷應，篇首理字。故方其盛也，舉

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又一段揚仍用方其字妙。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

笑。入樂工也。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後爲伶人郭從謙所弒。○又一段抑仍用及其字妙。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結出正意，愴想獨遠。

【評語】起手一段，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爲頡頏。

【白話】咳，盛衰的道理，雖說是天命，難道不關乎人事麼？推原莊宗的所以得天下，和他所以失掉的，可以知道了。

世上說：「晉王的臨終時候，拿三枝箭賜給莊宗，對他說道：『梁是吾的仇敵啊！燕王是我所親立的，契丹和我約爲兄弟，居然背了我。』」晉王去歸梁國，這三件事情，是我的遺恨啊！給你三枝箭，你切莫忘記你父親的心志！

莊宗受了箭，去藏在祖廟裏，到後來出兵，便差官拿一隻羊去祭告祖廟，請出這箭，用錦囊盛着，背了在前面而行，等到得勝回軍的時候，仍舊把箭歸還到祖廟裏。

「當他拿繩縛了燕王父子，拿木匣盛了梁君臣的首級，到太廟裏邊還箭先王，報告成功，他這時意氣的豪邁，可說是雄壯極了！及到寇讎已滅，天下已定，只一個人夜裏一喊亂，黨四面響應，倉倉皇皇向東奔逃，沒有看見賊人，那些兵將已經離散，君臣嚇得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歸那裏去，竟至于向天罰誓，捋斷頭髮，眼淚落下來，溼了衣襟，又何其這樣衰頹呢！那裏是得天下來得艱難，失天下來得容易麼？還是照樣他成敗的蹤跡，却都在人自己所做麼？」

書經上道：「盈滿就招着缺損，謙虛才受到益處。憂愁勞苦可以興國，放逸安樂可以亡身。」這是自然的道理啊！所以當他興盛的時候，天下的豪傑沒有能和他爭雄；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樂工困迫了他，弄得身死國亡，被天下人恥笑。想那禍患每伏藏在忽略的中間，那智勇多受困在素所溺情的裏面，豈單是這樂工的事情呢！

情呢！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

先德挈二語是宦者爲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

能以小善中人之意，

歐陽修

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提此特與極力

出分

出分

出分

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害一轉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

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

恃也。害二轉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

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

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害三轉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

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害四轉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

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

以爲資而起，至挾淵入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董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千古同轍。○宦者之害五

轉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應前自古二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

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放寬一步，正是打緊一夫女色之惑，不

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卒而去之可也。持頭髮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

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乃以銀故曰：「

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結段申明，深於女禍一句，最深切者，明可爲痛戒。

【評語】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層次，轉折不窮，只是「深於女禍者」一句，名論卓然，

可爲千古龜鑑。

【白話】從古以來，那太監亂人的國家，他的根源深是女子的禍患。女子不過姿色罷了，太監的害處，不是一椿

哩。因爲他的用事呢，親近而又習狎；他的存心呢，專一而又殘忍。會拿小善中人的意思，小信結人的心志，使得人主必定信任而且親熱他。等到已經信任，這末就拿禍福來恐嚇他，把持一應政權。雖有忠臣賢士在朝廷上面，却是人主心裏，以爲離自己來得疏遠，及不到起居飲食前後左右的親近，來得可靠啊。所以前後左右的人，一天親近是一天，那忠臣賢士便一天疏遠是一天，弄得人主的勢力一天孤單是一天，勢力一孤單，便怕禍的心一天一天的利害，却是把持的手段一天一天的牢固，安危出于他的喜怒，禍患伏在宮帷裏面，那從前當他可靠的，却就是所以爲禍的了。到了禍患已深，這才覺悟，要和疏遠的臣子，算計左右的親近，遲緩些麼，便養着禍根，却格外變深，緊急些麼，便挾了人主作爲抵當物，雖則有聖智的人，也不能替他計劃。計劃了却不能做到，做了却不能成功，到了極處，便要俱傷兩敗。所以大的就要亡國，次之就要亡身，却使得一班奸雄，得借此爲題，起來做事，甚至搜出他的種類，完全殺掉，拿來快天下的人心才罷。這是前朝史上所載太監的禍患，常是這樣的，不止一代之了。

想那做人君的人，並不是要養禍在內裏，却離開忠臣賢士在外面，也是慢慢積成，弄得勢頭使他這樣的啊。那女色的迷人，不造化不能覺悟，便禍患到了，設使他一覺悟，扯着頭髮擲出去就是了。太監的爲禍，雖則要懊悔覺悟，却是勢頭上有不能夠驅除他啊。唐昭宗的事情是了，所以說深是女禍的緣故，就是這個啊。好不警戒麼。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富貴歸故鄉，猶當畫而錦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爲炊。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

終續死不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

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歷數世應受此

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數句收拾前意惟大丞相

魏國公則不然韓琦字維圭封魏國公相去人也公相府屬安陽縣○伏句世有令德為時名卿

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應起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

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翻李一買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

貴高牙車輪之牙大纛車上羽葆幢桓圭三公所執衮裳三公所服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

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此又道公平

異於季子公在至和中宗年號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度來治相州是富貴而歸故鄉也乃作畫錦

之堂於後園點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

而不以畫錦為榮為韓公解釋最透故能出入將相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夷平時險處難一節謂一致也至

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在公

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為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前

下故曰臨大事云云○此段所稱皆是實事初無溢美勒金石播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一篇結穴只二語筆力千鈞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

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拈出作記意

【評語】魏公永叔豈皆以畫錦爲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爲相，永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卽畫錦堂記，以永叔之澤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

【白話】做官做到了將相，富貴回到了故鄉，這是人情的所榮耀，也是現在和從前所同的啊。大約讀書人在窮的時候，困厄在家鄉地方，平常人和小孩子都要輕視，而且侮辱他，像那蘇秦不被他嫂子的敬禮，買臣被他家妻子所棄絕。一天發了迹，坐着高車駟馬，旌旗引導在前，衛隊擁護在後，兩邊路上的人，交相揜着肩頭，疊着腳迹，觀望嗟歎。那個所謂庸夫愚婦的人，奔走不歇，驚駭汗出，羞恥慚愧，俯首伏地，來自己懊悔認罪，在車塵馬足的中間，這是一個讀書的士子，得志在當時，那意氣的雄威，當初人比做穿着錦繡衣服的榮耀啊。

只有大丞相魏國公不是這樣。公是相州人啊，世代有好德行，做當時有名的公卿。從公少年時候，已經中了高科，做了大官，海內的士子們聽在下風，望着餘光的大約也有年代了。所說將相和富貴都是公所該一向有的，不像那窮陋的人，僥倖得志在一時，出乎庸夫愚婦的不料，因此驚嚇而且誇耀他啊。那末高牙大纛，不足以算公的榮耀；桓圭袞裳，不足以算公的貴顯；惟獨恩德及到百姓，功業施在國家，刻在鐘鼎碑石，譜入音樂詩歌，拿來光耀後世，傳下去沒有窮盡，這是公的志願，却是士子們也拿這個希望公的，豈單是誇在一時，榮在一鄉麼？

公在至和年間，曾經因是武康的節度，來治相州，就築一座畫錦堂在後園中；後來又刻詩在石上，拿來留給相州人。他的話說，拿快意恩仇，誇張名譽爲可鄙薄，却是不拿前人所誇耀的算榮華，且以爲警戒。在這上面，看出公的對於富貴是怎樣，那他的志向豈容易測度呢？所以能夠出將入相，勤勞在王家，太平和患難總是一樣，至于臨到大事，決斷大議，垂了衣帶，執了笏板，不動一點聲色，却治理得天下像太山一般的安穩，可算是擔任

社稷的重臣了！他的大功威業，所以銘刻彝鼎，和譜在絃歌的，却是國家的光輝，不單是鄉里的榮耀啊。我雖不得登公的堂，幸喜曾經私誦着公的詩，快樂公的志向得有成，却喜歡爲天下人稱道啊。因此做這篇記。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

除

之明年

滁縣州在淮東時公守是州

夏始飲滁水而甘

始飲而甘明初至縣未暇知水甘也只此句意極含蓄

問諸滁

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

出其處

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

上

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

下一中有清泉，滃

聲

然而仰出

出泉

俯仰左右，顧而樂之

再下

於是疏泉鑿石，闢地

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

出亭

以上叙亭之景當滁之勝末帶與滁人句爲下文發論張本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

地也

五代梁唐晉漢周也○議論忽開一篇結構

昔太祖皇帝

建

嘗以周師破李景

唐南

兵十五萬於清流山

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

周主梁世宗在淮南唐人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在滁州西南世宗命

匡胤突陣而入暉等走入滁生擒之○此滁所爲用武之地不能豐樂以起下文

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

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就平滁想出天下之平一往深情是龍門得意之筆

自唐失

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

升

數

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

產

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再豐一筆虛神不盡

今滁

單接

介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

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

於百年之深也

歸重上之功德是爲豐樂之所由來凡作數層跌宕方落到此句文致生動不迫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

愛其俗之安閒。

應舟車商賈數句

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

春

而蔭喬木

夏

風霜冰雪，刻露清秀。

峭刻呈露清爽秀出口秋多

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

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

點出題面應轉與滁人往遊句

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

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結出作記意應轉休養生息句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收極端莊鄭重絕妙

【評語】

作記遊文，却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之

柳州諸記，是爲過之。

【白話】

修既治滁州的明年，到夏天才飲着滁水，覺得味很甘美，便問了滁人，才得到這水源在州南百步的遠

近。這上面有一座高山，聳然的特立，下面有一個幽谷，窈然的深藏，中間有清潔的泉水，淪然的朝着上面流出

來。上下左右，看着很爲快活，因此就疏通泉水，鑿開山石，開闢一塊地方來，築座亭子，好和滁人遊玩休息在這

裏。

滁州地方在五代爭戰的時候，是用武的地方啊。從前太祖皇帝，曾經領了周兵破李景的兵十五萬，在清流

山下，活捉他的將官皇甫暉、姚鳳，在滁州東門的外面，便因此平定滁州。修曾經考察他的山川，尋繹他的圖記，

升到高處去望清流關口，要訪求暉、鳳被擒的地方，却是訪求不着，因爲當時的老輩總沒有存在的了。現在天

下的太平已經長久，沒有人記得了。

自從唐朝政治不修，天下分裂，豪傑合齊興起，爭奪地方，到處成爲敵國的，那裏數得清呢？到宋朝受了天命，

聖人出世，那四海便歸統一，向來倚靠地方險要的，逐漸剝削消磨，在百年的中間，盡絕了，只見那山高和水清，

要問他的事蹟，却是遺老都不在了。現在滁州夾在江淮的中間，凡是舟車商賈四方賓客，多走不到的，百姓也

不見外面的事情，只安安逸逸在田畝衣食方面，靠着樂他的生，送他的死，却那曉得皇上的功德，給百姓休養生息，涵濡煦育到百年這樣的深遠呢？修的來到這裏，樂他的地方僻靜，而且事體簡單，又愛他民俗的安閒，既然得着這泉在山谷的中間，就天天和滁人舉着頭望那高山，低着頭聽那泉水，採取幽香的芳草，庇蔭高大的樹木，到了秋冬時候，風霜冰雪，佈滿山林，更覺刻露清秀，四時的景緻，沒有那一時不可愛。又幸而這裏的百姓快樂他的年歲物產，來得豐盛，却歡喜和我同遊啊！因此照這裏的山川，道達他風俗的良好，好使得百姓知道所以能安享這豐年的快樂，這都是幸而生在太平時世啊！想那宣傳皇上的恩德，來和百姓共同快樂，是做刺史的職事啊！就此記出來，稱名這一座亭子。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

除皆山也。

滁州名在淮東。一也。字領起下文許多也。

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

從山單出。

望之蔚然，

然而

深秀者，琅琊也。

從諸多單。

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

鳴

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

泉也。

從山。

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從泉。

作亭者誰？山之僧智

仙也。

出作亭。

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

出名亭之人法只應云太守也。

太守與客來飲於此，

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

醉手注自名亭之意。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

雲歸而巖穴暝，

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

野芳發而幽香，

佳木

秀而繁陰，

風霜高潔，

水落而石出者，

山間之四時也。

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樂字起下文數樂字。

至於

下段

負者歌於塗，行者休

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又總收朝暮四時申出。

至於

下段

負者歌於塗，行者休

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聲於上

僂
𪔐

提攜偃偃不伸也

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

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

列清
潔也

山肴野蔌謂之菜

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

也先記縣人遊次
記太守宴妙

宴酣之樂非

絲非竹二句贊下段

射

者中壺投奕奕

者勝

觥肱

籌交

錯
航謂
爲盛

所以記

坐起而喧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

其中

者太

守醉也

也。
記衆
太守

自醉妙

已而
字二

段貫下

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

歸時

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

禽鳥樂也。

歸後景○記太守去賓客亦去陳人亦去忽又
出禽鳥之樂來下便借勢一路捲轉去設想甚奇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

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刻畫四語從前許多鋪張俱有歸束醉能同其樂醒

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作結
意出

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記結
姓出
名作

【評語】通篇共用二十

排非排文家之倉調也

是琅琊山啊。沿着山走進去，約六七里遠，漸漸的聽得水聲潺潺，却瀉出在兩峯中間的，是個釀泉啊。山峯回環，路徑旋轉，有座亭子，舒張着靠在泉水的上面，這就是個醉翁亭啊。造這亭子的是那一個呢？山上的和尚名智仙啊。題這名字的是那一個呢？就是太守自己稱說的啊。太守和客人來這裏飲酒，少飲一點便要醉，却是年紀又最大，所以自己號做醉翁啊。醉翁的意思，並不在酒上，在那山水的中間啊。山水的快樂，得到心上，却把他寄在酒上啊。

至于那太陽出來，樹林裏的霧氣就開了；白雲歸來，山中的巖穴就暗了；忽暗忽亮，變化無窮的，是山間的朝夜啊。野花開起來，便發生一種幽香；好的樹木長得挺秀，便有濃厚的樹陰；風霜高潔，水落石出的，是山間的四

時啊。早晨去，晚間回，四時的景緻不同，那快樂也沒有窮盡啊。

相提攜住來不絕的。這是滁州人來遊玩啊。靠着溪水去捉魚。溪水很深。那魚也很肥。釀這泉水來做酒。泉水很香。那酒也很清潔。山裏產的肴饌。野裏長的蔬菜。拉拉雜雜。陳列在面前的。是太守在那裏飲宴啊。飲宴的快樂。沒有絲弦。也沒有竹笛。投壺的射中了。圍棋的着勝了。酒杯酒籌。交相錯雜。有的坐有的起。人聲喧鬧。的是衆賓客的歡喜啊。蒼蒼的顏色。雪白的頭髮。頹倒着在那中間的。是太守吃醉了酒啊。

鳥鳴的聲音或上或下是遊玩的人去了那禽鳥在這裏快樂啊然而禽鳥知道山林的快樂却不知道人的快樂人知道跟了太守遊玩的快樂却不知道太守快樂他自己的快樂啊醉了能夠和他們一同快樂醒了能夠用文字來記述他就是這個太守啊太守是那一個呢就是廬陵歐陽修啊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先出聲字

聲先出

悚然而聽之

曰「異哉」初浙

瘞以瀟颯慘入聲○含風雨句

忽奔騰而碎

烹
湃派○含
波○含
濤○含

如波濤夜驚

風雨驟至喻二其觸於物

也。鋤。鋤。聽
錚。錚。

金鐵皆鳴。含赴敵二句

又如赴敵之兵，銜枚

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

之行聲

後則不能言

○三喻連下三喻長短參差虛狀秋聲極意描寫

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

出視之

借視陪
聞作波

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是方夜四

無人聲聲在樹閒」
不是視
不是視

妙聞
予目

一噫嘻悲哉此

秋聲也胡爲乎來哉。

借童子語翻出秋聲二字
先咨嗟次怪歎領起全篇

蓋夫秋之爲狀也

其色慘淡烟霏雲歛

其容清明，天高日晶。精○晶光也。○其容質。

其氣慄冽，砭邊人肌骨；
其氣其